

佛教的僧制與教育今論（三）

晴 虛

五、建立僧伽教團制度的時代新機運

佛法的傳持與流佈，端賴具有依遵律制軌範而成組織化的「僧伽」教團。但是，環顧我國佛教——尤其今日的佛教現狀，如律制和合的僧團，似乎自始就未嘗出現！從時光隧道回溯眺望中國佛教的歷史，雖然已有將近二千年悠久的傳弘記錄，也有過隋唐間約兩百多年的佛教文化輝煌時期的燦爛景象，若究其實際，卻祇是形成了各宗派的形態而發展，并且都是偏重於法義的發揚——如台、賢、性、相等諸宗，或專重於禪修與念佛的提倡一如禪、淨二宗，而於律制一門則少有顧及之者！雖云初始亦有幾位大德——如僧佑、慧光、智首、道宣等諸大僧德的闡弘，乃至義淨的譯出毗奈耶新廣律，彼等皆於律藏一門，頗為致力鑽研與發揚，但亦僅有彼等幾位大德們，且是屬於個人或少數人（小集團）之於律學有所鑽仰與持行而已，而始終未能喚起佛教界對於律

制加予一致的重視與遵奉。自唐末武宗滅法之後，全國佛教一蹶不振，僅山林佛教的禪宗代興，歷殘唐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朝代，約千多年來，佛教式微至極！其間尚能留心於律學者，雖有元照師資與明末慧雲、三昧等為之弘揚，並創開了寶華山的傳戒道場風範，但亦僅止於「傳戒」軌範一事，且因隨機羯磨的倡行，而失卻律制根本大義，以致律學真義不彰，「律制」精神乃日以衰微！更不用說建立副合釋尊原本律制的精神和旨趣的僧團。

尤可慨者，嘗聽人說：中國是佛教的第二祖國！因為佛教在中國的土地上，傳佈與流行將近兩千年了。然而為什麼原因，始終未能出現符合律制之組織化的僧團？這也許可以解說，正是由於國俗人文環境的殊異，與大乘佛教的特重於自覺和悲濟精神有關；當然，還有帝制時代君主政治上所疑忌因素等的影響，所以致然。因此佛教在中國，形成了偏頗的發展——即在教義方面，

有著充份的發揚與燦爛的光輝；而在教制方面，則是偏缺不全，始終未曾實現過具有副合律制的僧伽教團之建立。雖或有講求毗尼的，都不免偏重於個人的持行而已，而忽略佛陀「制教」——毗奈耶的根本意義。講求毗尼，而不知釋尊制教的原本意趣，此所以佛教徒衆乃成爲有個人的，而沒有僧伽教團的「共同體」觀念；所以佛教的律制，成爲有個己的或少數人（如所謂「律宗」的宗徒）的持守，規範之教團，而沒有能成爲全體僧徒共遵的法制性軌範之教團。因此，也就無從看到符合律制精神的，具有紀律化制度的僧團了。然而探尋釋尊律制的原本意趣，是旨在以法「攝僧」——依據正法以建立具有組織與紀律的僧伽教團，而其目的還是爲令「正法久住」，使佛法得以永久流佈於人世間。所以若從企求佛陀正法的傳佈世間來說，是決不能沒有僧伽的教團；而要建立如法的僧團以住持聖教，即不能無視釋尊制教一毗奈耶相應的僧伽制度之重要性。然而事實上，又確有如前述的困難問題存在！將如何謀求適應時宜，並開創建立未來新機運的「僧伽」教團，就確實值得大家作深思的研究。

如何開建適應時宜的僧伽教團，我認爲有一個主要的前提，須先認清以作爲共識，以作釐定方針。此一前

提，也就是對於「時代」性的趨向，應有所覺知與共識的課題。所謂時代，亦即關於時間之斷代性，即任何事象，呈現在時間性的生滅中，都具有「新、陳、代、謝」的，絕不可能保持之不變，僅能求之於「生生不已」之延續與開展。此所以可肯定佛說三法印的「諸行無常」，乃是世間的第一真理。不僅爲佛陀弟子所應確切地理解世間的一切事象，都是在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之遷流、演變的過程中；更應在此世間無常生滅之新陳代謝的現象中，體認其事物的真相，以及演變的理則。

依佛法說：世間的一切事象，都是由於緣起的顯現，既是緣起而有的現象，即不能不隨因緣而生滅變異的無常——具有新、陳、代、謝的現狀，亦即必有其演變的必然性之軌則的因果相。據此可以瞭解：佛教的傳佈流行於世間，原是以「衆生界」爲依止，所以必隨著每個時代、地區、民族的文化、環境之不同，而互有異趣；而由於國家政教的演進，尤其主導了人民生活的不同型態與趨勢。例如：古代印度的人民之宗教信仰，在東北及東南地方大抵是屬於自由的「泛神論」思想；西北印的外來婆羅門教的「一神論」思想之流行，則漸漸地同化了全印。而且佛教後來也不免受其熏染而漸被梵化！而國家主政者之對待宗教的態度，特別是十一世紀以

還，打著「尚武」主義與「神權」至上的伊斯蘭回教世界，高揚著「宗教」的招牌，以遂行其絕對神權「統制」的政治者之入侵印度，不僅大軍所至玉石俱焚，破滅了原地民族所信仰的宗教，也摧毀了一切宗教性文化史跡的建設——尤以佛教所受的傷害與所建設的文化史跡；而且回教者以「一神教」的神權思想，濡合了民族意識與政治功能以統治人民，支配了中亞克什米爾等印度西北，以及古西域三十六國的新疆；以至南亞馬來、印尼等，廣邈地區人民的生活，將近千年！

又如我國從前封建時代的帝王君相，利用鬼神設教以愚化人民，達成其「天子」御世統馭人民的王國權威，謂之「天命」、「御極」！所以帝王君相，擁有宰割萬民之「生死予奪」的權力。一般人民是祇能各自顧全身家生命，而不敢也不能有結合群眾，成為黨團形態的團體性組織。在民間是如此，在宗教界也是一樣，都是祇能有信仰的自由，而不能有團體——「教團」之組織的，即使是一般「社團」之類的結合，亦皆所忌疾！同時，神道設教的愚民政策，其因襲既久，不僅國人所受的愚化日深，至使原非神權思想體系的大正覺宗教的佛陀聖教，也受到熏染。因神權的信仰，流風所被，一般信眾如求神禳災、荐死度亡的「佛事」日盛，以至大行其道，流變的趨勢，遂日以神化與腐化！所以「神權主

義」思想的神教意識愈興盛，則釋尊之正覺真理與德化為依歸的佛教，必愈受污染而退化，覺人善世的佛教精神，也就沒落不彰，而致趨向於衰微！

然而，原以「正覺」為依歸的佛陀聖教，又為什麼原因以致於受到外道——神教者的污染，寢至被同化與腐化，而使失却本真呢？

從另一角度說：佛教自古以來，每每受到統治者或從政者的迫害，例如我國歷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之教難，是大家所熟知的。其實不僅這幾個迷惑於道教方術的無知庸君，利用政治威權妄興毀滅佛教的暴行而已；如宋朝之徽宗、明朝之世宗，乃至唐世之傳奕、韓愈，宋之歐陽修等，皆是自命繼承儒家道統的「俠義」之士，不都是以「極端」的偏見而致力於排佛毀佛，以至造成千百年來頗多國人對佛教的多所誤解！其癥結的原因，又在那裡？

上面所說，都是佛教在流傳過程中的歷史事例。而其前因後果，都是值得回顧而予以深入探究；特別是關於中國佛教的僧眾本身，至今迄無適應國情文化的現實環境所需之統合而妥善的僧團「制度」，沒有可以應導時代人文思潮與生活環境的全般性之組織的——即律制化的僧伽教團，此實為癥結的主因。

佛教在中國的流傳，將近兩千年，卻始終祇是隨著

國情環境而演變，且成為偏頗的發展——偏向重於「法義」的受容與闡揚，而忽略了「法制」的教團之建立；沿承此種風氣的流衍，所以又演成為只知注重「私行」

而不重「法治」的頹風，缺乏僧伽統合性之律治制度的教團——共同體之同榮辱的法制化共識！而積非成習，難以改進，迄今猶然。雖自民元以來，由於太虛大師等的努力向國府反映與爭取，而創始了「中國佛教會」，

成為唯一獲得中央政府所認可的，具有法制性組織的機構。可是遺憾的很，這個唯一與中央具有管道功能的佛會，迄今未能為佛教建立適應新時代需要的「僧伽制度」與「教育學制」，亦未能為佛教倡導適應新時代需要的「僧伽教育學制」——學以致用，用必由學的僧伽學用的「資歷制度」！因之，又將如何能擔當起佛教所面臨於大時代的浪濤中，作為慈航舵手的使命？面對未來的新世紀時代，我國佛教今後若想有所振作與光大，最重要的前提，將是應該探討如何透過全體佛教徒——具有佛教真正信誠與解行的四眾佛徒，共同起來對佛教前途的關心與建設。諸如：

一、關心佛教將如何能成為具有法制化共同體意識的，具有佛學教育資歷的「僧籍」之健全組織，以消除向來被人們譏評為如「散沙」的恥笑！

二、關心將如何能使佛教的文化得以正常而輝煌的

發揚，消除古來在封建時代形成的「君相利用為神道設教以愚化人民」之神權意識的思想，以排脫向來被人們視同於一般神教而譏為「迷信」的看待。

三、尤其當關心將如何興辦具有「學以致用」，學用一致的「學制」與「科際」水準之共識的佛教教育，以振落向來被人們視為是「消極」的、「愚化」的宗教之形象。

凡正信虔誠的佛教四眾，應該大家一齊振作起來，多關心佛教的前途，尤其應特別關心佛教文化與教育的發揚與興辦，以謀將如何能開展適應新時代之契機與新建設。

從佛教所面對時代的契機說：我國自民元肇建以來，國政民生，百事維新，革除了古來的「君主封建」制度，代之以「民主自治」的政制。這是時代的大轉機，而這也正是佛教的得以迎向新生的大好機運。因為古代的「皇權至上」的統制威權，實即「神權」意識的形象化，君權的天命與神權的意識，是成正比！君臨人間，具有絕對的統制性；神意論者也是如此，具有主宰性的威權思想。此與釋尊所倡導的「眾生平等」而「以法為本」之民主法治為特性的佛教，有著「本質」的不同。所以君權思想的解體，實即神權意識的崩潰。因此人類愈向民主法治的大道邁進，神權思想就愈退化；人性愈

發揚，神性意識亦即愈趨凋萎。隨著民主意識的抬頭，君權政體的銷解，代之以行的是「憲法」政制的「民權」立法制度，國是百務，一切都講求法治。這是民主政治特性的立國體制，亦是順應世界性的趨勢，是時代的大轉機、大潮流。所以國家的未來，祇要法治昌明，前途必定充滿光明！而這種民主憲政之法治思想的時代性趨勢，正與佛教律治的精神相呼應、相契合。正面的說

：民主憲法的政體制度之理念，正發揚了釋迦文佛世尊「以法攝僧」（僧之義為「眾」）的律治思想。所以這個時代的趨向情勢，正是佛教僧伽之律治精神得以發揚的大好契機！我想，凡是真誠關心佛教前途的教界人士，是應有所體會與共識，而確切的把住此新時代性的契機。而莫再杳杳，莫再因循，而應共同致力為佛教開拓新生的機運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新加坡佛教總會舉辦「幸福衛塞·祥和我國」晚會

為慶祝衛塞節暨新加坡建國五十周年，新加坡佛教總會舉辦慶祝「幸福衛塞·祥和我國」晚會，包括新加坡宗教聯誼會成員等各界人士皆出席活動。

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到場致詞，表彰新加坡佛教總會對新加坡社會的貢獻。李顯龍總理指出：新加坡全島有七所佛教施診所，這些診所不分種族宗教、一視同仁地為有需要者提供義診服務。佛教團體除了在國內提供各種慈善福利活動，也對海外伸出援手，包括到其他國家參加賑災活動。此外，新加坡佛教總會還投入教育，創辦菩提學校和文殊中學，並開設托兒中心和託管中心，為年輕一代奠下良好的教育基礎。李顯龍總理說：要確保新加坡在未來半世紀能繼續發光發熱，辦好教育是非常重要的。這樣才

能協助下一代改善生活，讓他們更有能力應付未來的挑戰。

此外，新加坡佛教總會與當地其他宗教總會，長期以來提倡和諧共處、互相瞭解，並通過不同管道和活動，加強各宗教之間的聯繫和信任。是為新加坡和諧社會的重要因素。希望大家團結一致，以智慧和慈悲關懷他人，幫助他人離苦得樂，繼續把新加坡構建作溫馨的人間樂土。

新加坡佛教總會會長廣品法師致詞表示，新加坡能享有今天祥和的日子，正是印證了佛法所宣導的同體大悲的道理。他說：「大家親如兄弟姐妹，不分種族宗教，互利互惠、互助互重……希望國人時刻能把和諧共處的理念為己任，時時維護，使我國永享安定。」